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石門文字禪卷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校對官主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劉能

欽定四庫全書

石門文字禪卷十八

宋

釋覺範

撰

贊

釋迦出山畫像贊

并序

秦越人之於醫望見知死生老潘之於墨摸索知精粗
蓋其不傳之妙無地寄語默也歐陽文忠公曰小字遺
教經雖不著書者之名然非義之莫能作也予閱錢樂
道家所蓄釋迦文佛出山像雖不主名然非道子莫能

作也以其筆意之著也樂道人品甚高鐵書血食之後
其沉信痛敬所致像之寄寓決非苟然拜手稽首贊曰
徧大海味具於一滴盡法界身足於纖埃佇思則燈王
之座不能入毗耶之室斂念則彌勒之門彈指即開惟
我鼻祖釋迦和尚初出雪山即示此像以百千億微塵
數身九十七大人之相頓入毫端三昧而幻此一幅之
上垂手跣足頂螺額絲超然靜深出三界癡如浩蕩春
寄於纖枝如清涼月印於盆池鏤冰琢雪我作贊詞關

空鎖夢夫子其牢蓄之

漣水觀音畫像贊

并序

大觀四年春二月戊子之夕病比丘德洪纍然卧繚綫之中夢至一處庭宇闐然有僧導入室中舉燭視壁間有鍾山寶公菩薩之像意欣然欲得之而像輒自墮手中復展視之則化為十二面觀音慈嚴之相心大驚異遂覺已三鼓矣三月甲辰南州德逢上人以書來訊且曰吾以衣鉢遣僧詣漣水畫觀音像至其莊嚴妙天下

之手德洪追憶前事問其遣僧之日乃其得夢之夕因
自感歎菩薩以大悲等慈哀憐照臨如是昭著其恩何
德以報之惟以筆舌言詞喻海之深誇日之明耳謹稽
首為之贊曰

稽首淨聖甘露門無量勝身徧沙界應諸衆生心所求
譬如春色花萬卉西方肅殺憂愁地故住寶陀落伽山
此方教體在音聞故稱名者得解脫一切衆生殺心盛
癡暗不見不發心故現鷹巢蚌蛤中亦作畫師畫其像

菩薩豈有種種心皆其悲願力如是何人毫端寄逸想
幻出百福莊嚴身屹然欲動千光集譬如將回紫金山
瞭然欲瞬衆生好譬如欲坼青蓮花蠻奴水王來獻誠
想見細雨天花落衆生五濁熱惱中色欲愛見所熏炙
忽然覩此寶月相一切毛孔皆清淨成此不思議功德
皆因上人心所獻願我早熏知見香願我常披慈忍服
願魔障山速崩裂願大智慧常現前心精遺聞證圓通
自然靜極光通達我當定如觀世音一切衆生願如我

旃檀四十二臂觀音贊

并序

予蓄四十二臂觀音菩薩之像如護目睛今以授其友
李天輔又為之贊曰

汝意有言枯朽作鬼我心不生髑髏則水乃知妄覺一
法成二湛然圓明百千一耳稽首大士應物而形隨其
小大如谷答聲千臂執持千眼觀照以無心故受用俱
妙臂如青春歲於化身隨其枝葉踈密精神唯此瑞相
四十二臂不越徑寸莊嚴畢備清涼寶月或慈或威如

欲舉足花輪乘之碧螺之間有佛儼容如螭螟蟲巢蚊
睫中隱于石間顯出蚌蛤以無礙慈不擇清濁我觀震
旦種性猛利由聞思入甘露滅地願加被我障盡心開
如觀世音無礙辯才我說此偈萬象合掌何以無礙敲
空作響

華藏寺慈氏菩薩贊

并序

金陵華藏禪院旃檀慈氏菩薩像相好之工妙天下而
神異靈感未易以一二數居景德寺之後殿舒王嘗夢

像求易居甚切既覺而忘之已而復夢理前事公夢中
固留之像則泣下起而視之真有淚零因大驚異即迎
至華藏之大殿俄景德寺火一夕而燼嗚呼三災彌淪
大千滅壞像豈得久留人間世而痛自殫免為此兒戲
狹劣相耶是蓋護法諸天以像之靈瑞佑之則然非菩
薩意也其不可以不辨稽首為之贊曰

何人寄逸想游戲浮漚間以如幻之力刻此旃檀像坐
令衆妙好秀發千花中天冠束紺髮銖衣絡華鬘種種

妙莊嚴成此功德聚當時億萬種感極則悲號樓觀出
談笑祕護百寶攢如登觀史天如集龍華會嗟哉像教
末羽嘉成百鳥棘生蓆蔔林龍神為悲慟王臣寔外護
異夢非意思願推明月輪出此蓬勃煙願回紫金山安
置清涼處至今百福相儼然臨人天神力吁莫測拜起
涕汎瀾我諦觀十方實無心外境自然離依地及與徧
計執即今目所見非有亦非無如像現鏡中非鏡亦非
像願入此三昧識心自然明於十方國土而作大佛事

稽首大慈尊證我如是說

泗州院旃檀白衣觀音贊 并序

筠州太平泗州院僧元鑒所蓄觀音菩薩之相慈嚴妙麗靈異殊勝如上天竺所見者問何自得之鑒曰始有客舟載而至傳數家家輒禍至滅亡者皆畏不敢迎獨吾迎事之而無異焉余曰昔廬山文殊師利之像不肯留寒谿而喜隨遠公歸東林金陵彌勒像不肯住景德而現夢於舒王永居華藏今此像乃獨樂寓於鑒是皆

與菩薩有大因緣不然聖心豈有所擇而避就之耶為之贊曰

我聞菩薩昔因地所供養佛名觀音從聞思修入悟心
心精遺聞而得道見聞覺知不可易譬如西北與東南
而此乃曰聞可遺令人罔然墮疑網龍本無耳聞以神
蛇亦無耳聞以眼牛無耳故聞以鼻螻蟻無耳聞以身
六根互用乃如此聞不可遺豈理哉彼於異類昧劣中
而亦精妙不間斷况我自任慈忍力無畏解脫獨不然

鐘鼓俱擊聲不同知其不同是生滅而二種聲不相參
即是同時寂滅法稽首淨智功德聚廣大莊嚴悲願海
憫我心明力不逮時時種子發現行如人因酒而發狂
戒飲輒復逢佳醞願滅顛倒癡暗障願獲辯才智慧藏
游戲十方微塵刹亦施無畏利衆生凡曰有心能聞者
同入圓通三昧海

靖安胡氏所蓄觀音贊

稽首淨智甘露門稽首無礙悲願海稽首紫金光聚山

稽首心精遺聞地願賜威光加被我摧滅一切夙障山
令我一切剝塵中見此百福如月面菩薩常念諸衆生
譬如慈母憶憐子子若晝夜常念母母子百劫必相見
如針之契諸磁石如雷之文於象牙皆即自然如是應
非諸心識可思量鷹巢現形蚌中出化為畫女并魚師
皆隨衆生心所變一一成辦無遺餘妙哉三十二應身
一十四種無畏力願于一念淨心現譬如秋月現止水
一切衆生見者聞皆入圓通三昧海

潭州東明石觀音贊

并序

長沙馬氏時一夕東城雉堞間光屬天達旦不滅州人
按其處有石卧古井旁半為土所吞其色青瑩相與發
之即大悲觀音之像挹水灌沐妙容慈相忽然顯露如
蓮花之出泥大衆歡呼愛慕之極又如嬰兒之見母於
是建寺號東明初以律興餘百年民恃以為福田元祐
初長老遷公以禪易之未幾棄去今海禪師自瀋山來
宴坐於室不蓄粒米倚此像以飯四方來者崇堂邃宇

又加麗焉余聞菩薩之悲願於濁惡世一切衆生之用
處化身為魚米為肉山以足其欲心今夜半光耀乃其
一戲遂與無窮之衆園林花觀飲食卧具充足耶謹拜
手稽首對像說偈曰

大悲智光本無礙於一切處常發現豈特夜半瓦礫間
始復爛然上霄漢此邦衆生共勝業時節成熟故如是
譬如日月行虛空水無穢潔皆照臨灰沙若沉波自寒
園影於中迥殊特稽首妙智光世音是娑婆界真教體

應機而現為說法信心起處說法竟我今見境得成就
亦同音聞獲圓通六根遲速雖不齊要是一精明所現
我知暗相不能昏與彼心精遺聞處衆塵隔越妄分別
常真實中無是事死生之變尚不改豈有根塵乃能蔽
願令持此妙法門於此刹土為佛事一切聲色熱惱中
與衆生作清涼處皈命救世大悲者願賜威光加被我
令我獲無作妙力令我亦名無所畏令我具無礙辯才
令我入一切種智我及一切諸有情皆如觀音得自在

空生真贊

并序

漳南僧慎修游吳中得此畫於敗垣破壁間拂除埃翳
神觀靜深如維摩大士得心解脫時出以示余為之贊
曰

以空寂身無所倚依而捉杖藜以靈知心不在散攝而
玩貝葉不舍聲色而證真空與我日用能所心同於一
切處寂入法海如風行空無所妨礙但離二執圓成普
會當慎以修入此三昧

祐勝菩薩贊

并序

祐勝聖容菩薩僧也航海而至自北天竺頓息此山為
邦人福田其靈感如呼谷響應捷而至是其善慈力稽
首為之贊曰

雷發春曉象牙有花是何因緣而使然耶一切幻物感
以無心不思而合如磁石針况我大士慈善根力不起
于座沛然甘澤千峯青碧環如長城經今幾時殿閣崇
成咨爾邦士時朔薦拜稽首真慈是甘露海

繡釋迦像并十八羅漢贊

并序

吾友羅彥勝之室鄒氏當得重疾幾死夢羣沙門來慰
之已而少瘳乃發心繡十八大士像則頓愈彥勝以武
洞清模本為之格凡五年而成夫人精思天巧曲盡其
妙可以目識不可以言喻也政和五年秋七月余卧痲
石門彥勝室攜十八軸并釋迦如來像來求贊余自顧
貧無以為世尊諸大士供乃以筆語為之供名曰筆供
養云

釋迦佛

指以心運葺以針通針針是佛佛佛皆葺十分月滿萬國春同稽首真慈生女巧中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闍尊者

霜筠雪竹石磴下安青猊妥尾徐行仰看師則跏趺顧視空几吐詞如雷侍者無耳

第二迦諾迦伐蹉尊者

蒼髯紫鱗上有懸錫玉像金瓶層置立石蠻王跪看鑪

煙上直手搗珠輪心境俱寂

第三跋釐墮闍尊者

神觀靜深合爪欽視誰設華輪前置淨几髯王捧塔自
何而至中有全身勿安舍利

第四蘇頰陀尊者

石牀之外老松挺拔玉甌之中山花自發手持如意默
而說似梵帙不看知離文字

第五諾距羅尊者

樹亦求法身當牀坐鹿有施心供以山果雪眉許長舒
縮在我默而識之未用驚破

第六跋陀羅尊者

兩鬼投書與僧聚語師竊聞之抱膝回顧我心均平等
視諸趣一念捨心即離五怖

第七迦理迦尊者

身如蕉虛心如兔止師慈如和侍者笑視毒龍難降我
試彈指便升鉢中喜見脊尾

第八闍羅弗多羅尊者

坐依胡牀手把筇竹偏袒右肩而收一足小僧滌器師
視而笑主伴則殊日用同妙

第九戍博迦尊者

此琉璃瓶中迸五色是功德聚善慈根力僧俗儼然殊
迹同道即事之理一體三寶

第十半託迦尊者

手雖有拂境以無塵出三毒夢乘五色雲霜露果熟慈

忍現身以空為地立處皆真

第十一羅怛羅尊者

閑提數珠背坐危石捉錫山童越樹而劇象銜藕花來
獻法供六根妙同鼻能致用

第十二那迦犀那尊者

苾芻捧塔示空寂身於菟對我示心境真手把寶書而
不展玩又示解空文字不斷

第十三因羯陀尊者

情無住著袒而凭几侍僧擊磬後狎卧戲石屏倚天下
迸流水水聲觸眼石光到耳

第十四伐那波斯尊者

縱倚箕踞莫不是定毒既止息邪亦自正鉢花自香蒲
扇開把目視雲霄我相未捨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巒奴鶴立盆花置前倚杖屈足領髭虬然了世間空獨
游理窟石上軍持是吾長物

第十六注茶半託迦尊者

心花開敷行象明潔脩然宴坐秀目豐頰萬象之語六
根之功以手搏取置不言中

第十七難提蜜多羅慶友尊者

風度凝遠支頤而倦看此寶塔至身出現戲蠻弄毬引
此穉獸萬用不藏如日之晝

第十八賓頭盧尊者

夷奴碾茶愚中有慧走鹿卧地動中有止而師持塵聞

坐俯視曾見佛來法法如是

放光二大士贊

并序

高安龔德莊出畫軸有二比丘像昏梵帔相好上有化
佛下布兩花熟視之有光影滅沒如日在蒼蒼涼涼之
間於是大驚自失德莊曰始僧繇畫於漢州德陽善寂
寺之東壁自是有光世傳神異唐麟德中有僧摹之亦
有光以授資州牧王紀紀奉之舟行風濤覆他舟而紀
舟進止自若夜泊津次舟人聚語嗟異有商婦孕踰兩年

不乳聞之從紀求摹像禱之一首而乳垂拱三年則天
迎至內道場光猶猖狂中宗嘉嘆此為我家瑞唐祚其
昌乎今朝治平丁未嘉禾陳舜俞令舉為湖州獲之作
贊藏為家寶政和六年春獻于京師有詔摹傳禁中而
光猶益竒變京師爭售之畫工致富者比屋然傳以為
地藏觀音之像當有據耶余曰是觀世音得大勢至像
也受記經曰過去金光師子遊戲佛時有國王威德從
禪定起見二童子生蓮華中一名寶意二名寶上說偈

發願而釋迦如來前身威德王也觀世音得大勢寶意
寶上也於未來世成等正覺則觀世音號普光功德寶
如來得大勢號善住功德寶王如來皆以次補無量壽
故作雲間跏趺之像僧繇殆非畫師也德莊撫手笑曰
當為我贊之

人趣可學道乃為姪事苦生那落迦中方無姪欲樂衆
生如羣牛愛此貪欲尾異哉兩童子藕花中化生對天
龍鬼神作大師子吼我若從今始起於貪欲心是則為

欺誑十方一切佛以是因緣故證色身三昧我亦于今日復作師子吼若從今日始不斷貪欲心是則為滅絕十方三世佛願如二大士持心等虛無太虛有殞壞衆生界有盡我此願不盡稽首平等慈廣大同體悲於刹刹塵塵證我作是說

杏殼觀音菩薩贊

并序

龍舒演上人持鴨脚殼中銀杏木所刻觀音像莊嚴妙麗如無邊春隨好光明塵塵具足稽首為之贊曰

對現色身色身三昧如無邊春透塵透海使諸衆生道
與神會知寂滅法不以身礙隨欲觀者非小非大此銀
杏殼織穠向背百福莊嚴千花自在稽首大慈如大地
載如皎空月無所覆蓋舍精進幢如堅剛鎧太虛殞消
我願不退

李伯時畫彌陀像贊 并序

政和八年五月十五日宜春黃先之攜李伯時所畫阿
彌陀像來東山為示余觀伯時畫多矣大率顧陸之意

意不盡態故不施五色而伯時知之耳問其所得曰李仲元仲元中為表法官以遺所厚善者先之苦求得之余諦視其筆迹非今輩所能為其為伯時之筆審矣稽首為之贊曰

以慈為室以忍為衣法空為座示同體悲四十八闕為世所歸如日沒時鳥接翅飛大哉甘露妙法總持令我觀門洞開坦夷諦見自心妙絕知思是皈依處真不思議律我意馬使不妄馳光明現前見白蓮池不假中陰

屈伸頃時欣然化生如八歲兒何以至此請審思之皆
我精進想力所持稽首妙湛不動巍巍令一切衆絕癡
暗疑有同願者但瞻導師脫然蟬蛻出五濁泥

漣水觀音像贊

并序

世傳漣水賀生所畫觀世音像不減唐吳道子晚以法
授其壻陳守安守安遂以其畫名世政和七年五月初
吉佛鑑大師因公出其畫示余精深之工曲盡其妙可
以目追心數其巧要不可以言得也謹拜手稽首贊曰

聲音語言形體絕何以稱為光世音聲音語言生滅法
何以又稱寂靜音凡有聲音語言法是耳所觸非眼境
而此菩薩名觀音是以眼觀聲音相聲音若能到眼處
則耳能見諸色法若耳實不可以見則眼觀聲是寂滅
見聞既不能分隔清淨寶覺自圓融以無執故則有光
雖有千臂如兩手以無分別故寂滅雖有千手如一身
既無分別亦無執雖有千眼兩目同故稱光音寂靜音
及觀世音三種異稽首對現妙色身徧一切處如虛空

妙哉此像非筆畫厭足佛子欣慕心藕絲銖衣春霧白
覆此随好光明聚一切衆生熱惱滅我手方捨甘露枝
唯佛子因心清淨如水澄澈月清亮借於畫工百巧技
如暗室眼以燈見了知此畫非工有謂燈能見其可哉
我無此像乃能贊如眼見物不自見自能說偈不蓄像
眼有見矣燈亦可願持此大解脫門施衆生作無所畏
世世但無礙辯才稱贊觀世音功德

印上人持觀音像來乞贊余曰率伯時畫也為

作此贊

稽首淨勝光明聚無礙慈忍精進幢清淨圓滿萬星月
分身如影分千江佛子心如涔蹄水隨其清濁現影耳
從來但聞一月真是影何從有非是寒松瑟瑟哀霜風
愛此贊辭章句同佛子正當以身讀即滿追求顛倒欲

衡山南臺寺飛來羅漢贊

并序

舊說太平興國初武牢沙門惠了游廬山宿于雲居寺
中夜聞呻吟甚苦及旦視之有僧雪覆而癯卧腥臭中

見了涕泣指其瘡曰當奈何了惻然憐之為留五日洗
摩傅藥甚有恩惠踰年瘡愈謂了曰我家南嶽子他日
遊湘中當過我於石崖峯下探懷出紙裹付了了送至
西嶺訣別而還視裹中乃瘡痂為屏除卧處亦皆瘡痂
也心惡之俄成熏陸投諸火中有異香了心駭異之明
年春南來果逢雪眉於國清山路間倚杖而笑曰來何
暮也相與坐青林之下語笑歡甚了問石崖峯安在雪
眉以手指之俄失所在於是了乃悟其為聖賢也悵恨

彌日至方廣寺入羅漢堂而雪眉乃在十六像中了殊
大驚喜躍逗留久之後至南臺見昔同學道普者為叙
說其事有童子方掃除聞之停帚參立曰今日添香殿
廡間羅漢輒剩一身了亟往視之即方廣所見雪眉塑
像自是號飛來羅漢了後還雲居以瘡痂葬西嶺為壇
其上今號羅漢壇如來世尊曰如今世間曠野深山聖
道場地皆羅漢所住持故世間麤人所不能見夫豈不
然哉皇祐間泉南僧谷泉隱居芭蕉菴有異迹嘗自後

洞負石僧像至南臺而像無慮數百斤後人誣此僧為
飛來羅漢非也余不可以不辨宣和元年春余與大梁
郭中復彥從來遊彥從問像所從得因為叙之而長老
昭公請為書之贊曰

惟毗尼藏稱性之印印一切法無有少賸而此尊者跏
趺不瞬外寂中空幻滅都盡諸佛子等勿故起妄於是
像中作去來想昔本不來今亦焉往即一切法離一切
相如一月真無二無別於衆水中同時見月像非異同

月豈生滅以應緣故光影清絕鍾山衆泉石井異味靈
隱衆山小嶺異翠此嶺此泉皆飛而至示根境法其實
同體如此大士諸法成就南嶽廬山宴坐馳走而事藏
界隨處而有雖證無生亦不滅受

無為山十生觀音贊

死生二法了無實相世駭異之墮顛倒想公獨不然十
生一念化緣之迹皆可考驗一切聲音當以眼聽俱不
相參以本寂靜要如菩薩色相對現何以必之我有大

願

第十五祖真贊

并序

迦那提婆尊者為十五祖傳佛心印猶以衆生不能信
受其言為憂乃訴于大自在天像曰願神賜我使言不
虛設嗟乎道之難行非獨今也稽首贊曰

石彪肉醉木駒夜嘶我此三昧非識情知應緣而現不
落思惟是故鉢水以針投之如仲尼韶如子期琴又如
蕭何而識淮陰無言可寄無迹可尋粲然現前傳之以

心穴像之自我豈慢神指樹之耳我知其因物我如是
所立皆真隨其妙用見我全身稽首真慈為僧中王如
萬星月見者清涼尚以衆生不信為傷蓋盲者咎非光
掩藏

六世祖師畫像贊

并序

余竄海上三年而還館于筠之石門寺悲叢林之荒寒
念祖師之標致不自知涕流也作六世祖師贊錄以寄
昭默禪師以見其志云

初祖

妄想無性證不滅受前聖所知轉相授手風煙花開器
界以形霜露果熟王子乃生護持佛垂指示心體但遮
其非不言其是嬰兒索物意正語偏哆啞之中語意俱
捐

二祖

頂峯朝露神光夜生堪任單傳荷擔上乘自尋其心不
見歸宿如視環輪求其斷續用獄除間履瘦知肥媿坊

酒肆盡其塵機雪中斫臂願續佛壽兒孫聞之豎毛呵手

三祖

六道暗昏不礙明潔毫釐弗差證甘露滅但赤頭顱特諱名氏離見超情欲盡世累潛谿海山麻衣風帽翩然往來被褐懷寶精一其誠聲名俱捨後世丘墳猶無知者

四祖

破頭峯下龍象雜還衣付小兒道傳嬾衲乃爾相違求
人為法天書至門堅卧不答念諸衆生捕風捉影十地
治之猶未蘇醒師發笑曰何必眩暝但勿強名自然無
病

五祖

觀前後身兩鏡一面左右對之三者頓現今非昔是增
金以黃昔非今是謗沉無香已絕死生豈纏老少全機
現前常明而妙夜江佐舟吾今渡汝句中之眼如水有

乳

六祖

是風幡動眼自遮護非風幡動心則顯露是謂曾谿顯
及要旨欲證之者勿留汝意暫時斂念妙寂了然汝自
受用密非我邊負石舂糧趁獐逐兔鏡中之空欲尋無
路

寶公畫像贊

水月道場嚴淨久空華人世落殘餘骨埋龍阜誰名寶

却在鷹巢不姓朱

棗柏大士畫像贊

并序

道之深妙不可以義得故設豕象以盡其苦心之精微
不可以言傳故指事法以傳其妙惟棗柏大士深入此
三昧故謹稽首為之贊曰

鬚眉如畫頰而美風神如秋氣竒偉平生歸宿東北方
長勞動中寂而止翛然跣足散衣行智智用中不乖體
帝王家生得自在壽量不書絕終始虎受使令心境空

女為伴助憎愛棄冠巾傳心即俗真方隅示法即事理
只將棗柏薦齋鉢我未闕浮非著味自然光明生齒牙
我談辭章皆實義佛子授汝以顯訣一言便足超十地
隨順無明起諸有若不隨順有離異聖賢酪生凡乳中
只由觀照戒定慧是謂大士同體悲令我頓入一切智
作大佛事徧塵刹華藏界中容頓轡以空為坐禮十身
以願為舌說千偈如以花說無邊春如以滴說大海味
稽首世間妙蓮華願常清淨出泥滓

永嘉真覺大師真贊

井序

永嘉尊者初闕維摩經發明心要欲定宗旨遂造曹谿
印可於祖師一宿而去世咸以一宿覺名之余讀其歌
辭究其履踐如尺圍鑰合未嘗不置卷長嘆想公之為
人碩大光明壁立萬仞而視今之學者寒酸瑣細紛紛
蠢蠢蠹宗教興衰於此可知矣贊曰

情根無功意識無作現量圓成見聞知覺如鏡受燈光
無壞雜烈火焚燒河流湍逝谷風怒號大地依止俱無

知思亦復如是此涅槃門如鼓塗毒曹谿過之聞者僵
仆以推授公萬像驚縮光明之語絜如日星精嚴之行
清如玉水惟不傳者與空相應我初學道如握與拳晚
乃覺之如手安然有時而用搏取大千

百丈大智禪師真贊

并序

馬祖大寂禪師已化塔于海昏之石門師廬其旁既久
衲子相尋日增於是厭山之淺乃沿馮水而上至車輪
峯之下與希運惟政火種刀耕而食遂成法席余崇寧

四年春至山中獲瞻遺像雖水枯雪老若不勝衣而神氣峻邁如未度世謹拜手稽首為之贊曰

以實問答空可青黃以意求道神落陰陽陰陽不測脫略陰界青黃摸畫果因不昧我有大機佛無密語如師子王露地方踞稱性文字隨分叢林如以妙指發和雅音同世之波壽九十二護持心宗諡曰大智

大達國師無業公畫像贊

并序

余初讀公之語悚然異之及考其行事若尺圍鑰合然

於是自恨不生公時與之游又恨公不並生於今以見
大法將季之際其徒有大可憇笑者拜其像而贊曰

以如是觀覺知見聞性等太虛卓然而存示其身世如
空忽雲應緣上洛寄名李氏在齟齬中儼大垂器坐必
跣趺行必直視十二落髮二十受具能於諸佛放身命
處解衣磔磣從容笑語江西指佛即心最的初亦不然
回首乃識如眼照物了證無惑燕坐并汾聲動天壤有
所問詰戒莫妄想兩朝致敬累召不往終不得已別道

以行蓋視死生洞若戶庭出入去來物莫能撓衆生拘
囚如蠅唾汚公如香象卓立面顧擺壞韁鎖自在而去
公之所養一至於茲人英僧傑龍章鳳姿謚曰大達憲
穆之師

赤眼禪師畫像贊

并序

士之學必有功名之羨方其銳於立也平居議論展拓
所畜若可以唾手而取及其臨事能卓然不外其言者
蓋鮮矣豈天下之事論之必易而成之必難也哉蓋中

人之情喜榮樂而厭勞苦惟其如此故其志不足以經遠功名難事也勞苦易厭者也遭易厭之勞苦而取難事之功名又非上智之姿而成之鮮蓋亦無足怪者傳曰志者事之竟成也士之不足以知此故疑眩敗亡如此赤眼禪師志於道者也初人視師目有重瞳其貴不可言師大懼因昧其目選遁巖石間如禍之在己嗚呼從事於功名者咸以榮樂勞苦為異而忻惡交戰於胸中禪師以從事于道故不知榮樂勞苦為異而得擲於

身外自非真誠以大悲智為衆生依者疇能及之吾故
仰其風而恨異世不得與之游乃為之贊曰

森森禪林公特秀出輕世急道不可跂及遺風至今秋
霜烈日我初瞻像再拜稽首一室嚴冷如虎方吼嗟余
寡助乃生公後忍視大法陵夷末運奴婢小人利欲迫
窘冀公一吐腦破膽墮嗚呼公乎再見無由冗攘方熾
何時云休願起公死從之以游

破竈墮和尚贊 并序

余閱傳燈愛老安之子所謂破竈墮者深證無生恨不與之同時而生也紹聖中再游廬山見其像而贊曰

嵩山屋老竈有神民爭祠之日宰烹師與門人偶經行即而視之因歎驚此唯土瓦和合成是中何從有聖靈以杖敲之輒墮傾須臾青衣出笑迎謝師為我談無生言訖登空如鳥輕門人問之拜投誠伏地但聞破墮聲君看一體情非情皎如朗月懸青冥未證據者以事明鞭草血流石吼升涅槃門開見戶庭老安憐兒為作名

金屑雖貴翳眼睛

永明禪師真贊二首

并序

永明智覺禪師乘悲願力示生震旦傳佛心宗為法檀
越其宏名辯才學者依以揚聲議論言句浩如山海余
漁獵其間餘二十年至其妙處輒能識之如鷲王擇乳
無有遺餘蓋嘗自志其鄙陋直欲追禪師逸駕為之伴
侶以游十方國土作大佛事尚未晚也謹再拜稽首為
之贊曰

三界種性有萬妍醜生順死逆夢夜想晝往復無間聲
度垣牖皆依末那戲論成就而未那體無作無受譬如
空花實無而有一念了知光明通透我如是見無有錯
謬是為心宗祖佛授手孰振頽綱秀傑竒茂稽首永明
月臨星斗

以公風神為我律度交神見之是真保護

陳尊宿贊

雲門臨濟一龍一夔嗣存參運皆公使之叢林米嶺衆

不滿百金一典客覺有難色即袖手去古寺間房織屨
養母自含其光欽其遺風秋滿鬚髮唯不少貶是真宏
法

臨濟和尚贊

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腦後見腮村僧向上更
有一竅

長沙岑大蟲真贊

并序

余游長沙至鹿苑見岑禪師畫像想見其為人昔如來

世尊語阿難曰汝元不知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幻妄稱相其性真為妙覺明體龍樹菩薩曰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以佛祖之辯談法之妙其清淨顯露如掌中見物無可疑者而末世衆生卒不明了者蓋其迷妄之極非其所聞之習故也禪師憫之故於所習之境譬之曰若心是生則夢幻空花亦應是生若身是生則山河大地森羅萬象亦應是生大哉言乎與首楞嚴中觀論相終始也

禪師大寂之孫南泉之子趙州之兄開法於長沙之鹿
苑當時衲子倔强如仰山者猶下之而呼為岑大蟲為
之贊曰

長沙大蟲聲威甚重獨眠空林百獸震恐寂子兒戲見
不知畏引手捋鬚幾缺其耳大空小空是虎是你如備
與覺可撥其尾嗟今衲子眼如裴旻但見其彪安識虎
真我拜公像非存非沒百尺竿頭行塵勃勃

清涼大法眼禪師真贊

并序

余元符初至臨川承天寺寺基宏壯可集萬指而食堂
蕭然殘僧三四輩而已因讀舊碑乃知為大法眼禪師
開法之故基影堂壁間畫像存焉神宇靜深眉目淵然
而英特之氣不沒豈荷負大法提挈四生者其表故如
是耶稽首為之贊曰

非風幡動非風鈴語見聞起滅了無處所何以明之俱
寂靜故此光明藏平等顯露由本無明愛欲慳妒如隔
日瘡痛自遮護有能了者即同本悟索爾虛閑隨緣靜

住一切仍舊自無染污為物作則嶮崖之句不可犯干
如大火聚

玄沙宗一禪師真贊

根門有功則是心外見法用處換機則是問時有答問
答交馳摸索大道心法對峙破碎真如異哉此老超出
兩途亡僧面前波全露水猛虎須畔光自照珠衲僧不
識如井覩驢

雲門匡真禪師畫像贊二首

并序

富鄭公家所蓄雲門匡真禪師像僧元靜移寫其本
藏于鍾山大觀三年六月余獲拜觀焉稽首贊曰

見流滔天公峙如山壁立萬仞捍其狂瀾可望而却不
可覽攀犀顱虎眸美髯繞頰雲辭雷機霹靂為舌邪宗
墮傾魔膽破裂須臾清明光風霽月叢林驢騾蹴踏龍
象不可系羈逸氣邁往我不得濟大地是浪忽然現前
清機歷掌

阿羅漢有三毒捺落迦沒孺柄咄哉黃面湔子一生喫

著不盡

南安巖主定光古佛木刻像贊

并序

僧彥珣自汀州來出示定光化身木刻像平生偈語百餘首皆稱性之句非智識所到之地真雲門諸孫也珣求贊辭力甚謹再拜為之贊曰

秦時輟轡如刀口希廓然見前石火莫追法於是中不著思惟舉既不顧嘆之而往天中函蓋目機銖兩久雨不晴清機歷掌孰傳其要絕塵逸羣深明二子詳豁諸

孫維定光佛出豁之門以真如用使令萬象反易黠魯
縱奪雨暘洗癡暗目回顛倒想示汝語言一切智畏如
月入水如風行空無所妨礙贈以之中又復憐汝闕
未識方其死時謂是生日如光照珠如甜說蜜

毛氏所蓄巖主贊

此像為誰天中之尊道傳雲門為四世孫白帽蒙首鬚
髯繞頰見之清涼洗煩惱熱以偈為檄指搗造化詩乃
辨兩出於咄嗟以境惟心往復無間是故死時亦生之

旦怒猊乳虎亦生敬虔何以致之真慈則然南率古
形如側磬稽首定光千江月影

石門文字禪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石門文字禪卷十九

宋 釋覺範 撰

贊

小字華嚴經贊

并序

蜂房於梁間以漆液固其蒂鵲巢於木末累百日而後
成彼曾何知而經營之妙積累之功若習藝之神蓋其
靈明廓徹不思議之力雖昧劣飛搖之中而具足成就
弗差毫末况首出萬物應物而能言者乎昔有梵僧來

自五天見晉宮闕崇麗歎曰是與忉利天何異但彼道
力所成而此直業力耳余竊笑之是安知我此妙力出
生太虛容受寰宇曾何天上人間樓觀之足云哉道人
栖公憫世迫隘就其所欲書大方廣佛華嚴經於方冊
中其輕妙可以一掌置開編蠕蠕如行螳熟視之其橫
斜曲直重交反仄曲盡其妙不啻如擘窠大書觀者填
門歎未曾有余欲稱贊是無作之功乃說偈曰

我聞尊者龍勝師應供曾入娑竭海龍宮微塵妙章句

目所一瞥輒能誦流於五天及震旦為熟惱中甘露門
唯道人棲出其後願力猛利思精特能於方策紙墨間
書此大經十萬偈誦於蝸舍巢菴中了然如在龍宮見
觀者種性有差別愛慕皆生殊異想要當諦觀一塵中
亦有無邊妙經卷昔有智人破此塵十方世界一切說
以名塵故非斷空而可破故非實有了此兩宗妙法門
亦攝一切契經海譬如困卧俄頃際夢中所歷更千載
乃知一念圓古今真實際中法如是一微塵妙不可測

當知一一塵亦然譬如天帝網明珠珠體瑩然俱照徹
一珠具足諸網珠一一珠中同徧入我今以此金剛句
壞滅彼衆下劣想使悟塵中含此經奚方策中乃驚異
咨爾山君河樹神各各當憶本願力要當勇猛勤守護
勿令邪念輒蠹侵毗藍風吹須彌盧劫火焚燒大千界
為攤此經一切處使其涼曝各得所我此現前佛子等
作是觀者名正觀稽首十方調御師剎剎塵塵為作證

小字金剛經贊

并序

瓊上人以飽霜兔毫數莖束為筆其銳如麥芒臨紙運
肘快等風雨書金剛般若經於兼寸環輪中望之團團
如珠在薄霧間即而視之其行如人挽髮作煙鬟自非
思力精微何以臻此哉為之贊曰

昔有佛子根猛利能觀空性則是色欲顯空色不思議
仰空書此金剛句至今風雨被原野諸樵牧者集其下
乃知肉眼不能見譬如水中有鹽味唯道人瓊思精奇
能觀色性即是空視此織管大如椽揮翰如行九軌道

故於兼寸環中備足廣大言說身世人可見不可讀譬
如嬰兒親崖蜜我於此經能證入初中後善三法門忽
然落筆如建瓴不復現行生倒想由色空觀入諸境奏
刀肯綮無金牛盡持此法施羣生甚微細智願同證

臨川寶應寺塔光贊

維寶應寺律師寶覺大士慕寂修大殿之崇成妙天下
之壯麗有光夜現于塔萬衆為之作禮光雖不言而意
傳蓋旌功德之殊異客疑余之言曰光不言則是光嘗

言塔意傳則是塔有意寧有是理余曰佛以光為舌說華嚴之法門又以塔為耳聽法華之妙義所以明根塵之同源而情與無情之不二也嗟衆生之顛倒分色身之臭味苟返流而證真遺六用而俱棄非特塔光而已一切諸法皆如是故葵藿向日而圓旋磁石與鍼而冥契空桑能孕賢聖山嶽解呼萬歲夫豈不然哉客曰塔廟之在震旦者不知其幾胡為皆無光見而此塔獨爾耶於是甘露滅笑曰譬月之在天影落衆水水濁則月

隱水澄則月現月故常明而以水之濁清故見不見爾
吾以是知此邦民信心清淨所以致此竒瑞我作贊辭
非止見聞隨喜又以為翰墨之遊戲也

東坡畫應身彌勒贊

并序

東坡居士遊戲翰墨作大佛事如春形容藻飾萬像又
為無聲之語致此大士於幅紙之間筆法竒古遂妙天
下殆希世之珍瑞圖之寶相傳始作以寄少游鄉上人
得於少游之家二老流落萬里而妙觀逸想寄寓如此

可以想見其為人余還自海外見於湘西謹拜手稽首
為之贊曰

唯老東坡秀氣如春游戲翰墨過雷翻雲偶寄逸想幻
此沙門了無一事荷囊如奔憨腮皤腹行若不聞衆生
狂迷以利欲昏如一器中鬧萬虻蚊吾未暇度駝卧猿
蹲傲睨一世隨處乾坤

出檀衣贊二首

古佛身上衣佛佛相付授慈母愛兒心鍼鍼自成就是

故吾雙峯自少至白首護惜如鏡奩一塵不敢受何以
出檀名此時無別慮如持油鉢行如躡獨木渡永懷毗
尼藏一旦成萬古紛紛五羣衆來觀亦頂禮平時放逸
心化作額間泚將見衣匣前泚流似江水咨爾淮山神
守護當奉職無使塵浣侵無使雲潤濕諦觀不敢瞬心
折三歎息

此出檀衣慈母授我不敢手撲矧敢覆卧五十餘年儼
臨清衆寒暑不易盡形受用師後當知商那和老於母

腹中披九枝草

傳衣閣贊

達磨信衣轉相傳付四傳至今今以付汝受授惟艱命
如懸絮法徧沙界此衣乃住想見峯前父子相語唯僧
行月以閣其處坐令朱欄環遶雲雨

栽松道者真身贊

生死變滅如漚在海無有處所浩然茫昧而此老人游
戲自在出死入生初無限礙譬如壯士脫袍著鎧令鎧

與袍儼然相對是故山中兩身俱在凡夫衆生為眼所
蓋為抉其膜使生光彩

定身巖贊

淮山深處容我卓錫樹下經行巖間宴寂六十餘年脇
不至席天子三詔掉頭不應知不可致南向加敬山搖
海驚天空地迥後代兒孫則反於是如乳中蟲貪嗜世
味我尋其迹為隕涕淚

五祖慈覺贊

龍湖山上霹靂馬駒潭畔門庭千聖莫能窺測十地望
崖震驚霜露果熟推出白蓮峯下芬馨不受聲名控勒
逸群勝氣英靈試問是何宗旨東山雲霞空青海堂室
中神韻汾陽直下雲仍

癩可贊

父伯固兄養直父超絕兄豪逸家世風流稱第一二祖
名三祖疾名是虛疾是實詩成舌頭翻霹靂

醉僧贊

我愛龍眠老居士筆端談笑了萬事君看一時拈破筆
畫作醉僧醒時意此是沙門絕妙門不妨隨處有乾坤
膏騰流涎枕臂卧破柱疾雷殊不聞

石霜普照珂禪師贊

漆瞳照座骨相嶮巖橫拈塵拂寒擁雲衫五住名刹道
振湘南是誰之子親見雲庵

踈山仁禪師贊

并序

古老衲住山多託物寓意既自遊戲亦欲悟人如紫胡

之畜犬道吾之巫衣端笏獨雪峯歸宗西院皆握木蛇
故雪峯寄西院偈云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余元符
間至踈山見仁禪師畫像亦握木蛇嘗有問者曰和尚
手中是什麼物答曰是曹家女因歎其孤韻超拔能清
涼熱惱為作贊曰

三支習氣其毒熾然熏烝識心盤屈糾纏衆生不明橫
生疑怖忽然見之輒自驚仆空花世間本離生滅廓然
十方露其窟穴唯矧師叔是大幻師與奪萬法自在娛

嬉乃知大千皆公戲具手中木蛇是曹家女

汾陽昭禪師真贊

維摩杜口釋迦饒舌動容顧瞻非默非說雖宣一字不
露點墨稽首汾陽千聖同轍

翠巖真禪師真贊

我方涇渭同流笑中軟頑滑頭為君人境俱奪鬧裏白
拈巧偷如水洗水相樓打樓從來脫略無窠臼接得南

泉嗣趙州

慈明禪師真贊

并序

鍾山僧遠庵居五十年而二十年搨澗而飲長安窺基
三車隨行而一車酒馘逍遙羅什口析妙義而畜靡嫚
之倩曰吾有欲障清涼澄觀已任大教而畏五色糞且
以十願律身是四比丘者舉人類精竒風流相映何其
制行乃爾相戾耶蓋知其所同者道所不同者迹故其
所履正權異救時存道皆非苟然使其無權時之智則
教之延遠要未可必也傳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特

為教者為然則傅大士其悲智所施亦然也故吾慈明
禪師汾陽昭之嗣黃龍南之師南之玉立有清涼之風
昭之精嚴挺鍾山之操而公獨平等逆順嬉戲垢污甚
於基什而其道能支臨濟與日月爭光真不纏凡聖超
然不測人也自公化去六十年而余始至其廬拜其塔
瞻其像稽首為之贊曰

緣生諸法名體絕如空字身水魚迹是無相門緣寂宗
一切智智差別海公於是中如法船汎然出沒無所畏

使諸游者心泰定種種驚怖成虛空平生神兵雙不借
玄機不動萬象驚而公宴坐不言中諸有求心如古井
鈍根阿師終聽瑩法味迷醉如惺惺矍然奮迅為一戲
句裏明人楔出楔紫金鎖骨眠空山吁嗟音容不可覩
當知其聲如雷霆稽首慈明常出現

郴州乾明進和尚舍利贊

并序

余觀崇進和尚舍利於南嶽福嚴寺炷香臨盤以箸點
之隨箸而升如露之將零投于脆餅彷彿而行如魚之

在淵又觀其畫像方頤堪口神情靜深若不可犯干者
門弟子惠覺謂余言吾師衡陽伍氏子早依南臺正悟
然禪師落髮焉受具游方餘三十年所至以荷衆稱福
嚴長老保宗新其寺殿閣宏壯妙天下師實董其事郴
州以乾明寺命師居之而弗演法或問之曰我第與衲
子作粥飯主人耳其敢荷此事而天姿直亮寡言笑道
具余不置一錢牧衆以公攝物以慈以故道俗歸之如
雲退客香山元符三年五月十二日順寂壽七十有七

臘五十有五臨終謂衆曰我即死達旦便當火之以灰
投江中勿稽留也魔事將戲汝曹矣言訖而寂衆不忍
留兩夕梵唄郡吏遽至責以慢禮悉拘系其衆因相視
驚異魔事之言有徵也茶毗之日天地清明燼餘得舍
利甚多觀者爭分之至清汰所焚之地有得之者筠谿
曰生有志行神化不亂可也火風壞滅殊異發生可也
而一官吏至乃能前知豈偶然也哉乾明所養至此弟
子又能事之如生久而不忘有古高僧之風為之贊曰

李廣射虎石為之穿耿恭祝井涸為之泉忠孝所致如
響答馬公亦何為飢飡困眠人初莫測公豈自言戲為
火浴朽者明鮮舍利絜絜玉碎珠圓乃至所養蓋其云
全天全之妙非羸不傳如春在花如意在絃啾啾橫目
氣凌雲天死未及寒化為腥膻矧投于火不作腥煙安
有萬手收此精堅維德之一聖所拳拳死生之大卒莫
能遷公初設心唯此是專不祈人知人趨如川終必有
驗理之固然我作贊詞豐碑以鐫

南嶽彌陀和尚贊

與之食則食與之衣則衣無衣衣木葉無食食土泥為
人汲樵牧僅存骨與皮其道不可致天子南向師出家
有如子我亦著伽梨

宣律師贊

并序

余游總持寺基大師以宣律師像為示旁有多聞天王
太子上足玄暢唐咸通三年筆也基求贊贊曰

此毘尼藏三世完堅願王手封歎識具全死生之烈不

能變遷何以至之正知則然何人逸想以筆墨傳跣跌
俯視頽然深淵天神護持弟子敬虔我拜稽首淚滴九
泉法道凌夷障雲蓋纏乃於是時瞻此釋天

嵩禪師贊

歐陽之學師宗於世其徒喧闐攻我以喙童首儒林氣
索力屈公於是時粹然一出天縱之辯武庫縱橫瓊璣
捍我如護目睛義如串肉理如析薪一時名譽聳動縉
紳世尊舉身毛孔俱笑如公語言筆下皆妙六物不壞

未易致詰豈其踐履明驗之力宗教之衰河壞山摧冠
巾緇衲其寒如灰拂拭塵翳見冰雪容拜起而喟涕落
無從

雲庵和尚贊三首

并序

雲庵出黃龍之門為臨濟九世孫種性殊勝契悟廣大
指示心要辯如曾谿決擇教垂論如棗柏作為偈句辭
如寶公履踐明驗精如永嘉退居雲菴時已七十餘幻
滅都盡惠光渾圓可以想見其遺風餘烈門人德洪謹

拜手稽首為之贊曰

於自住境見與見緣如夢能所如蜜中邊惟具正眼入
此三昧如妙蓮華出緣生海祖師活意如來密機成就
衆生如鷓鴣飛使其自化不由他悟秀出叢林光于佛
祖趨滅陝右誕生江南暗中五色天下雲庵

槁容而毳衣殆不逾於中人而於祖道顛危之秋勃然而中興
知我亦何幸自幼及壯出入其戶庭俯仰其藩籬而其道
德之精華未能略窺其毫微譬如戴天履地於終日而

其高明深厚所不能知惟聞孔子之歿一百年而生孟子釋迦之寂二千歲而有禪師拜手稽首堂堂乎三界之依者耶

三玄銓量設選佛科邪師壞之付授外訛以陷虎機擊其頽波不動聲氣怖走天魔

潛庵源禪師真贊一首

十年積翠侍立學得眼橫鼻直平生氣壓叢林問著左科背聽一庵深藏霹靂舌從教萬象自分說百非四句

無處蹲孤風照人衆星月

僧求潛庵贊

德臘俱難及一庵江寺隈敢稱少室後親見老南來鬢
雪殘零盡心花爛熳開若言只這是九尾似黃能

游龍山斷際院潛庵常居之有小僧乞贊戲書

其上

趙州只有一箇齒潛庵一個恐不翅雖然下下都咬著
鹹酸自分鹽醋味龍興古寺曾閉門斷際雲孫第十世

勸人莫信馬大師一口吸盡西江水

靈源清禪師贊五首

辯如玄沙有邊幅韻如睦州出風骨默然而說心自昭
八荒光明寄毛粟獨立南榮山嶽峻臨濟欲傾不敢覆
笑橫玉麈氣如春一堂巖冷天魔哭

衲子無處摸索畫師筆筆畫著山僧醉眼難憑付與衆
人彈駁似則打殺靈源不似燈子燒却

魔外如驚濤大願真砥柱生與海衆同沒與海衆處兀

然引帶笑不言從教大地山河語

風度凝遠杳然靖深如春在花如意在琴雖甚昭著莫
可追尋蹶起臨濟如磁石針

披衣肯來奔百川而地喘袖手歸去碧一天而電收閑
門無個事兀坐青兩眸唱月倒行前日令呼山入坐上
簾鉤

雲蓋智禪師贊

洞徹汪洋高明廣大如天盖空如月出海宴坐一室不

動客介而使衲子望崖而退此其整臨濟頹綱之大槩也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則若邵平瓜甜而根蒂苦羅生隱身而露衣帶欲得靈妙常令不暗復不昧此余見之而必再拜也

雲蓋生日三月初七報慈僧持真求贊

平生脊骨生鐵鑄就關門理鉏耨起兩手禪者見之立不敢久問未及答已欲返走如老黃龍機鋒如英邵武關叟如雪峯之嶮如百丈之壽末後報慈寺中笑中打

箇筋斗試問是何宗旨代云合取狗口

黃龍草堂清禪師贊

黃覺晚子死心季弟住黃龍山為十二世青春無背面
空花有根蒂欲識晦堂背觸拳寒到黃河凍連底

香城瑛禪師贊

黃龍三關初豈拒人見者佇思剎却法身祐公掉臂直
關悅公追之絕塵維瑛實兩公之後觀其滿腹精神木
牀足折續之以薪則三十年後當令天下聞之甚富見

之甚貧也

龍城智公真贊

奉持毗尼珪璧無玷研味般若金剛有燭有萬其衆感
以無心如象牙雷如磁石針住持此山垂三十白殿閣
化成兒孫戢戢高明廣大不可形容稽首寄老後身寶
公

石頭志庵主贊

自住石頭老無氣力一回上山一回氣急禪流相見問

宗風一日兩度鉢盂濕

華藥英禪師贊

以鐵作喙名無有雙老住回雁道冠湘江神機之妙如
鐘在撞為功德林為精進幢不動聲氣天魔自降懷我
雲庵黃龍的嗣說法如雲縱橫放肆孰知此老膽氣相
似大法付授良亦在此是名關西克家之子

寶峰準禪師贊

洞庭無蓋虛空有口步水東山藏身北斗石門壁立萬

伛踞地一聲哮吼驚得四序回旋喝下須彌倒走是謂
湛堂老人不落威音之後

芙蓉指禪師贊

望之條然冰枯而天粹即之淵然雲闕而水止意坐石
而情無住著故杖瘦藤而欲起人言即俗復即真出塵
之相加冠巾非因引法忤聖主我宗僧俗兩不存五位
正宗將仆地以手挈之閱人世屹然萬仞捍狂瀾荷負
大法當如是紛紛鄙夫拜公像譬如螻螳見龍象驚魂

已化千微塵豈特形容先沮喪
火刀直褫誰得之醉李
故時捕魚師嶺梅已熟莫咬破
核子乞與寧馨兒

妙高仁禪師贊

春風入其肺肝秋色漱其毛骨
名飛縉紳之間身卧雲
泉之窟嶽頂鳳之真子僧中龍
之的孫吹徹風前無孔
笛露香和月落紛紛

道林枯木成禪師贊

揚廣山頭種性雷衡洞裏根
苗法雲明暗體露道林知

見香飄試問春風吹不起何如黃河凍連底十分似九
不欲全一身兩號只這是大千戲以一塵攝又譬此塵
取空劫置於掌間別突圍搥鼓升堂普請看

佛印瑛禪師贊

臨濟正宗有揚歧會化四十年叢林精彩唯端精神辯
博無礙克肖其家為仰猶在後出舒勤骨面氣槩始自
太平遂游智海如法中龍游戲三昧瑛也其後所額前
輩要識當年栗棘蓬白藕火中香不改

為山軾禪師贊

天骨巖巖美髯玉頰冰雪在躬霹靂為舌軒昂萬僧衆
星中月視其心胸山色海容大瀉小興振其家風叢林
百世見者肅恭

報慈宣祕禪師贊

二百員衲子領袖三十年叢林耆舊所至樓閣森然自
然眷屬成就諸方度脚買鞵報慈就身剪裁莫嫌此老
無巴鼻曾見西堂古佛來

臨平慧禪師贊二首

釘空露痕迹補雲留罅隙目機銖兩中思慮所不及象
王卓立回旋師子翻身跳躑眼光常蓋人天對面識與
不識識則火外有熱不識則水中無濕劈破雲門一字
關個中乾燥如瓊液

因氣秋腴雪秀目堪口其骨臨濟其髓雪竇袖手儼然
不落滲漏一千龍象之冠七世雲門之後君看一句當
機笑中脫略窠臼

上藍忠禪師贊

一法能知一切法應機全不差毫髮如是知見如是解
於一切法中對待平生脊梁硬如鐵衲僧尋思心智絕
城中一室冷如冰篆煙滅盡灰如雪

雙峰演禪師贊

三關洞開無鎖扃汝自艱難起戰兢師過此關悉閒暇
掉臂徑趨呼不謦如春消冰自渙釋如鯤化鵬誰使令
歸來笑搭出檀服依舊淮山千萬青

雲庵和尚舍利贊 并序

政和七年五月戊申法侶集于寂音堂佛鑑大師淨因
以小玉瓶跪注于盤鎗然有聲璀璨五色謂余曰此汝
師舍利也於是矍然再拜悚觀小大如米豆瑩明淨圓
然其色多如玉者因嘗親見其火浴道俗觀者數千人
皆得之哀慕之聲震山谷後月餘兒稚汰其灰猶有舊
者自近世南州大士之化其靈驗竒瑞彰大殊異如雲
庵者以一二數嗚呼尚忍言之將畢世護持作隨身叢

林依歸老則求有道而能文者銘之藏名山使後世知
臨濟九世之孫傑大偉竒如此因之志可佳也門人德
洪謹再拜稽首為之贊曰

是身夢境一塵垢分段苦業所成就折旋俯仰誰使之
皆汝一念顛倒想若言此身非念倫云何想中可傳令
乃知妄想融通趣如露如幻如雲影念清淨則身光明
念雜想則身垢穢君看火力初無情聖凡偽真俱發夢
雲庵偏得老南道粹然一出支臨濟平生慈悲喜捨力

及樂說辯智慧光大願所熏精進幢上契佛祖超情見
至妙要非麤不傳憫世狹劣示小者稽首作贊示同學
千載叢林有耿光

死心禪師舍利贊

并序

余不識禪師靈源以為法門畏友山谷以為禪林奇秀
以靈源山谷之慎許可而詩詞禪偈相多如是則叢林
未識未見者何敢疑哉雅上座出舍利為示謹為之贊
以結他日法會歡喜之緣贊曰

地水火風動暖堅濕是中何從出此堅實蓋衆生心引
大法力化為光明圓粹五色稽首死心罵人老賊

寂音自贊四首

竄朱崖軍而生還遭黃茆瘴而復活陷於采石而不死囚
於并門而自脫夜行有披袖神光露卧醉壓糟醇濁魔
外熟視之無如之何佛祖不得已與之酬酢兩眼入鬢
頭鬚鬆手中木蛇毒如藥

三玄綱宗壁立崔嵬攀緣路絕熱惱心灰如化鯢鵬不

借風雷盖自化耳寧有法哉汾陽此祕寂音揭開手提
大千毫端往來

不似成昔似其成觸隨汝顛倒直中有曲拋在言前剔
鶻崙擬議令渠總滅門平生活計無害子真是汾陽五
世孫

隨緣放曠索爾虛閑未埋白骨且看青山

毛女贊 并序

毛女者秦始皇宮嬪也二世時逃入華山遂得道季子

圖之書室請余為之贊贊曰

不嗅梨花而撚紫芝不穿雲袖而披榭衣何以風神洞
如冰雪使人見之眼寒心折如麝有香以在覆馬透塵
透風種性則然又如煙雨過孤山宅於荒寒中微見春
色圖之壁間是真過秦季子好德白髮日新

唐李侍中畫像贊

余觀李侍中秀骨開張英氣橫逸想見蔡州雪晚縛吳
元濟時公平元濟如舉捶逐鼠無難事唯不殺用李祐

韃囊見裴度使市不改肆如乃翁此公之所養真足以卓絕有唐之名將矣嗚呼賢哉

解空居士贊

空若不解即是斷空解若不空即是法執是故居士獨號解空窠臼不立凡聖豈存是誰宗旨臨濟仍雲

東坡居士贊

家孝友以為鄉塾道德以為基橫忠義之勁氣吐剗方之談辭視闔浮其一漚而寄夢境於儻耳開曾次之八

荒而露幻影如蛾眉此其大凡也屬熙豐之勃興追舜
禹之有為常一出而事悞則袖手悠然而去之如鳳如
麟而瑞冠一世非雷非霆而名震四夷造禪貶之中傷
嗟妒忌之何知方其茹拳而微醉以翰墨為娛嬉則倒
用祖師之印檄萬古而疾馳如河漢之流無有窮極如
煙雲之出無有定姿欲錄之以藏則懼六丁之竊取要
當以日月為字而天為碑可乎

山谷老人贊

蓋九州以醉眼而其氣如神藻萬物以妙語而應手生
春排黃龍之三關則凡聖之情不敢呵止豎寶覺之一
拳則背觸之意不立鮮陳世波雖怒而難移砥柱之操
詩名雖富而不救卓錫之貧情如維摩詰而欠散花之
天女心如赤頭瓔而著折角之幅巾豈平章佛法之宰
相乃擅越叢林之韻人也耶

華嚴居士贊

徧界難藏而應緣震旦通身是眼而現形宰官黎如景

星矯如翔鸞馭夫竈婦欣聞悅觀醫國法門筆端三昧
奮迅出入遊戲自在居然不容世議迫隘夢游海南御
風騎氣覺來浙東有口如耳且置是事聊觀其一戲以
稱性印印毛印海先生佛僧沮却魔外惟我可與此道
人遊乎大華嚴毗盧法界也

李道夫真贊

眼蓋九州韻高一世儼玉山富貴之豪洗士林寒乞之
氣挫萬化於筆端置八荒於胸次邁往不屑不可犯干

意輕那吉情追謝安軒特秀發乃爾禿巾堪褐婆婆步
趨合在玉堂金鑾山澤不可窺測所以納垢汙麒麟不
可繫羈所以異犬羊正恐橫風月之笛披雲錦之裳騎
元氣之背而游無何有之鄉

蔡元中真贊

德以退為進謙以後為柄迹以暗而彰麝匿缶而香視
夫子之胸次若螻蟻其侯王方罾繳而去之登千仞而
翱翔與夫蒼顏槁項論博南策未央者殆各夢而同牀

乎

王宏道舍人贊

條然無累之神見此有道之器韻收一代之風流骨含奕世之富貴節臨事而不奪貌甚威而常喜方其少壯則酒闌說劍橫槊賦詩名動塞壘及其倦也則浮沅湘上衡霍盡室行於山水至於醉心翰墨傾倒肺懷則有王右轄吳武陵之風味馳至金城而忠款乃著罷歸玉關而功名自至者皆非壯歲庸詎知此老人獨不如是

乎

同達道通判贊

韻出縉紳秀見眉鬚矯絳闕之風度宜玉堂之步趨有
人所盡有無人所當無而乃袖補衮之手而弄雲泉以
自娛也余安能探其歸宿獨見於皮膚蓋神於酌古僻
於譽書求於古人則謝幼輿王子敬之徒歟

韓廉使奉御贊

幅巾椹衣杳然深靖坐蘚石牀橫玉麈柄松聲度曲笑

作風聽是故有琴絃索不整人徒見其神和氣平頽然
委順至於垂紳正笏守法奉命則活人之色嚴毅勁正
特不受富貴所反而有山林之韻究其心胸山包海容
表裏不隔八窓玲瓏蓋遊戲人間之出世扶持洞上之
宗風者也

毛季子贊

季子逸羣矯難控御迹寄黃塵名在紫府觀此風鑑無
以為喻但見其清却梅林之風秀等蘭叢之露妙文章

之吐鳳視功名其破釜我欲醉袖之旁更畫凌波之女
使其他日歸道山渡弱水而驂風馭

曾逢原待制真贊

冠冕道德被服文武所臨有聲最宜荆楚果於去惡發
姦破柱為國金湯折衝尊俎廣平南海垂崖西蜀如雪
中春和而嚴肅名聞乳兒威被草木能作豐年茂我百
穀筆下煙雲胸次丘壑風流餘韻與世酬酢至於談禪
氣壓諸衲戲以法界玩于掌握補袞之線調鼎之手笑

而不言置之懷袖咨爾邦民再拜稽首潭非久留歸相
明后

夢蝶居士贊二首

俯看人世一漚起滅失脚來游夢入螿穴前身後身獨
臨兩境左右見之不雜其影眉目秀發嫩木含春風度
凝遠霽月洗雲葉屋花房玉堂金宇我視睨睨渠方相
相

余觀此老神光渾圓道骨粹剛唾零功名眼蓋侯王何

為鬚髮滄浪被此朝章乎豈非如茅容殺雞毛義捧檄
但欲致慈母之一笑安知有佳客之在旁也所以袖補
天之妙手祕醫國之竒方獨游戲於富貴如蝶棲宿於
花房占百年之閑適寄一夢於幽香千花百卉金馬玉
堂麗風日之醇醞徧雨露之恩光遙增擊而栩栩亦何
異一丘一壑之相羊耶

潘延之贊

毗盧無生之藏震旦有道之器談妙義借身為舌擊

大千以手為地機鋒不減龐蘊而解文字禪行藏大類
孺子而值休明世舒王強之而不可神考致之而不起
此天下士大夫所共聞然公豈止於是而已乎

邵子中贊

師黃叔度以望太平之基追韓退之以策翰墨之勲故
語妙如其渾厚論高如其精神超然挺特華裾逸羣富
貴之氣已如透花之春色功名之志又如欲雨之層雲
禿巾折角置之巖石亦不以為屈長劔挂頤圖之凌煙

亦不以為伸蓋虛以閱世不可得而疎親也耶

李運使贊

風度凝遠和氣如春綠髮授道精敏絕倫名冠縉紳挺
然忠義知國知兵如唐陸贄頃者天府奉使江南畫錦
之榮父老聚觀頓節西州盜發江浙提師百萬蕩其窟
穴凱旋而還口不言功但欲使民生於死中重臨南楚
化行郡邑如春在花不見痕迹恢躁坦夷易親難忘眎
其曾次山包海藏宜宿玉堂宜在黃閣跬步可待昂霄

聳壑長沙之民自懷其私龕此畫像飲食必祠

簡緣居士贊

言似簡緣公法身有比並不似簡緣公法身有少剩平生赤吉歷兩眼光迥迥捨得大士打門推掣肘歸去叫不應開箇鋪席在街頭有藥只解醫禪病

瓦瓢贊 并序

南昌西山有異人年三百餘面有孺子之色多往來蒲城弋陽之間童稚呼以為萬公宣和二年重九歿於朝

奉郎宣驥駿元之家以大甕二口合而葬之後圃十月
弟子簡素先生用臨川隱者馬安道之語來發甕但餘
瓦瓢弊履而萬公不見蓋尸解也明年十月簡素客湘
西之南臺寺追繹其師之懿行潛德出此瓢以相示戲
為之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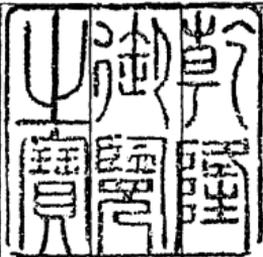
異哉此瓢脩吭矧身弗生瓜蔓生陶家輪我疑其中藏
十洲春昔有列仙雜于市人屋簷懸之自旦及申輒入
其中偃仰而卧而棲居者見之膽破遂從之游推擠莫

可挽而同登相向而坐如四老人會商山果唯簡素公道貌天容豈其人歟出處略同道山巋然弱水之東何時來歸冷然御風而以此瓢挂之瘦筇我作妙語天葩
粲紅

許彥周所作墨戲為之贊

異哉土蛇登樹而怒怒見脊尾口眼可懼王孫地坐氣
驚毛豎欲去不敢攀枝而顧豐狐行藏心常愧負見之
而走敏若脫兔孰能傲然如此老樹與之相親不驚不

怖問何能爾以無我故酒色海中有萬竒趣不出二種
猜疑掉舉蓋無常蛇終不赦汝居士圖之以警未悟覺
範一見笑手為拊



石門文字禪卷十九